

学生作品 Student Work

詹旭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 22 班。

还不知道想当城市研究者的社会学学生是不是好建筑学学生。

张嘉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 22 班。

长得有点高，看得一般远，困惑比较多；喜欢小孩和猫，喜欢杂乱丰富的空间和满溢喷薄的愉悦。

胡曦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 23 班。

处于强迫症晚期的颜值爱好者，幻想着哪天也能当一回建筑评论的二道贩子。



重访光辉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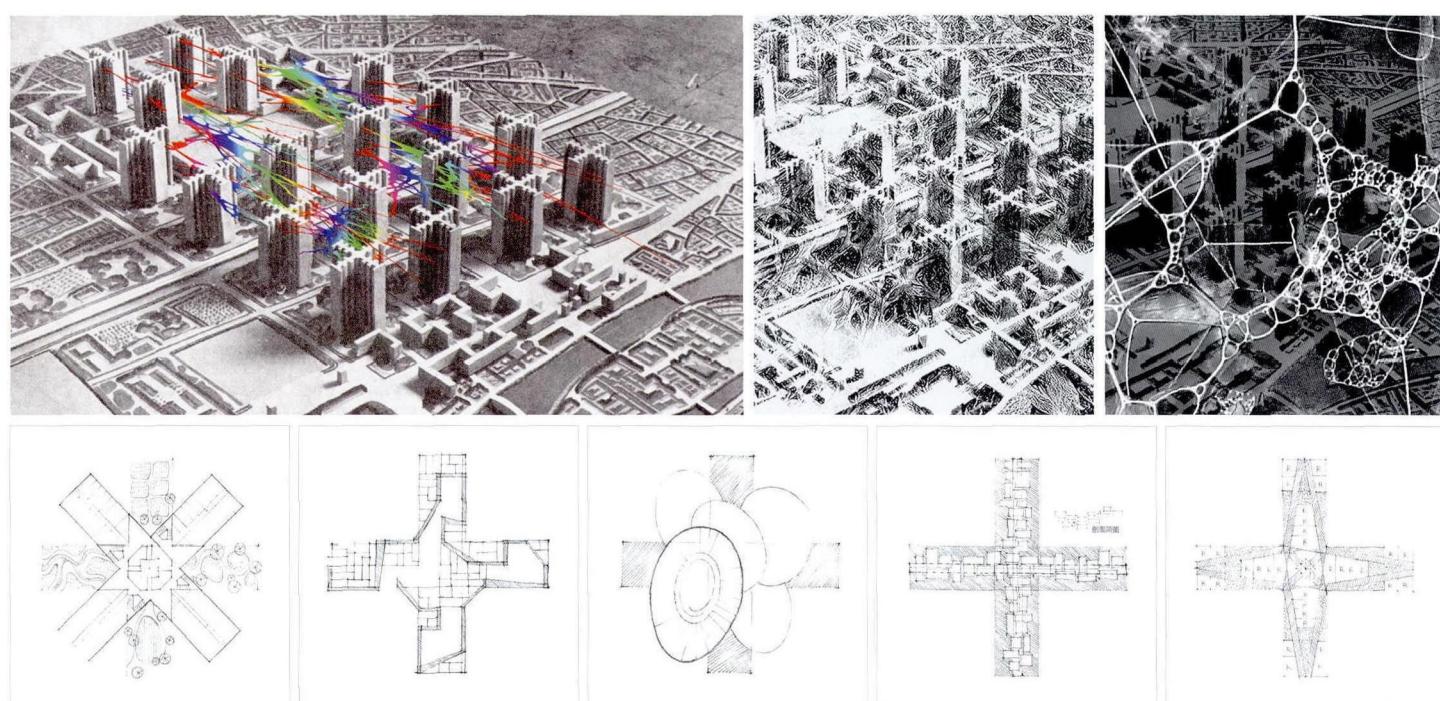
我们组一直对建筑学科的外延，即其中“非建筑”的部分很感兴趣，同时也都想尝试一下研究性多于设计性的设计课程——这是我们在之前两年多的设计课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这个题目的研究性和社会性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第一节课的一个脑洞让我们从历史视角切入（这也是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然后奇迹般地从开始的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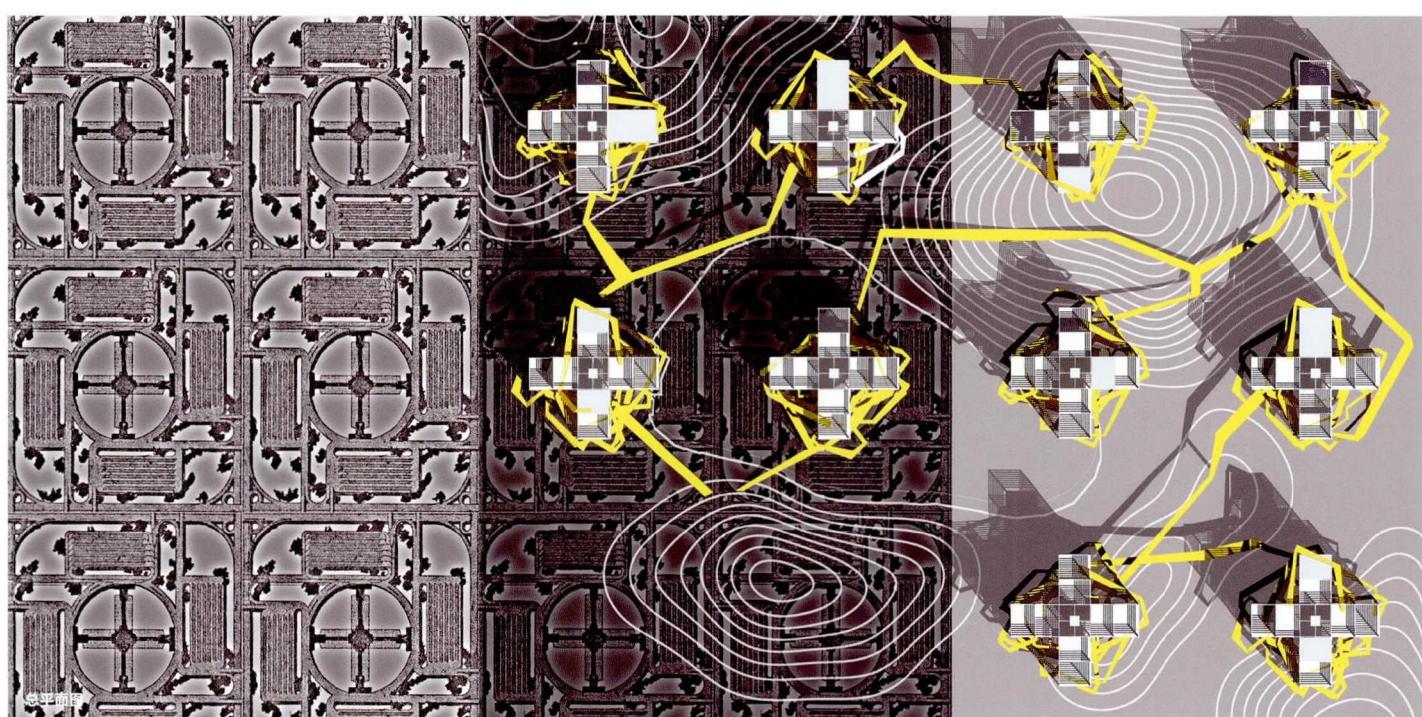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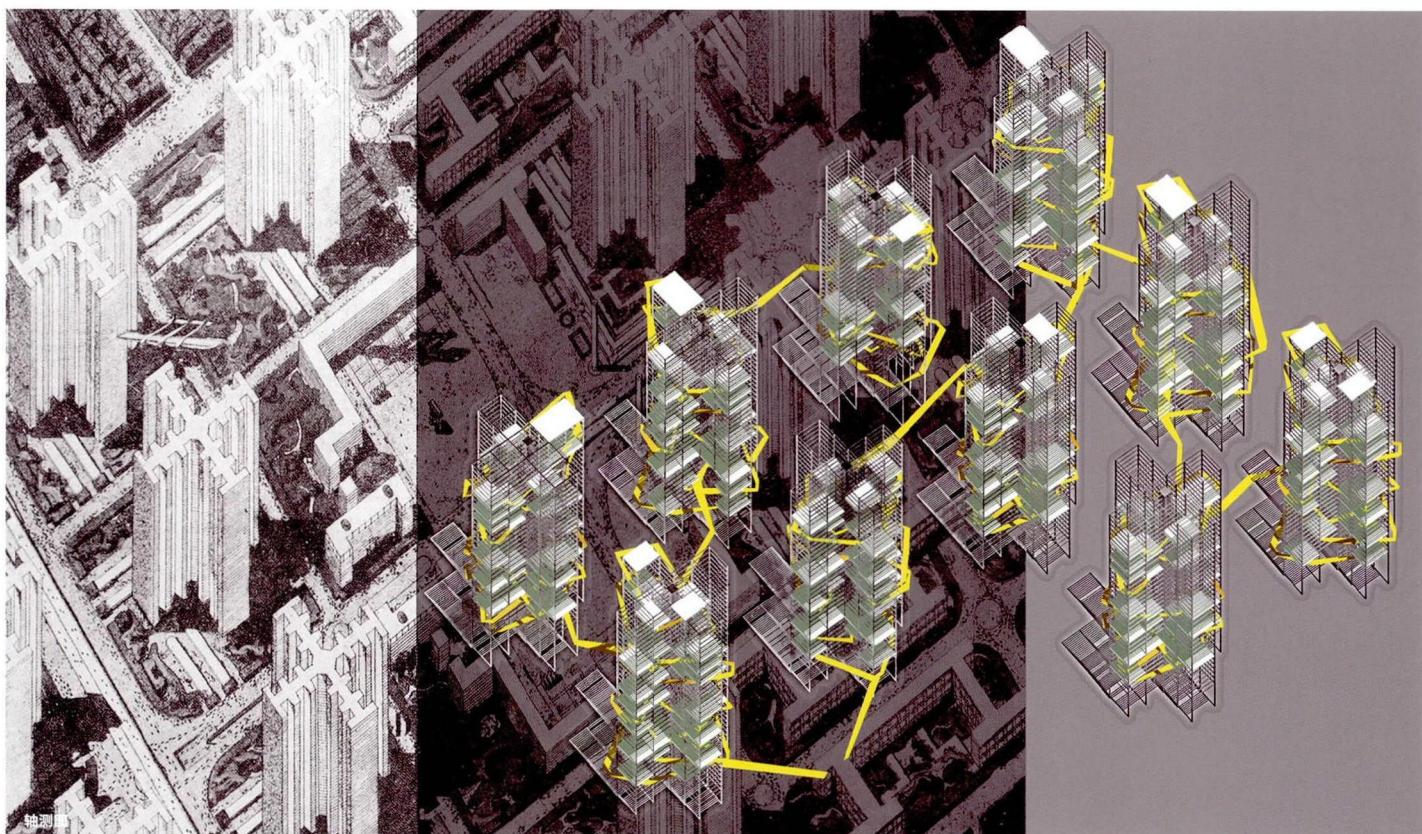
勒·柯布西耶在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光辉城市”理念，在西方世界被证明无法可持续地实施（1972 年 Pruitt-Igoe 社区的炸毁为这一理念执行了死刑），但百年之后却在万里之遥的中国落地生根并野蛮生长。放眼现在的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旧城居住区千百年来积淀出的细腻而有机的肌理正在或已经被巨构的塔楼和空旷的场地侵蚀殆尽。现代主义的高层住区带来了阳光和新鲜空气，但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缺席——超人尺度和机械的重复扼杀了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居住形态的多样性，住区的设计变成了关于金钱和效率的数学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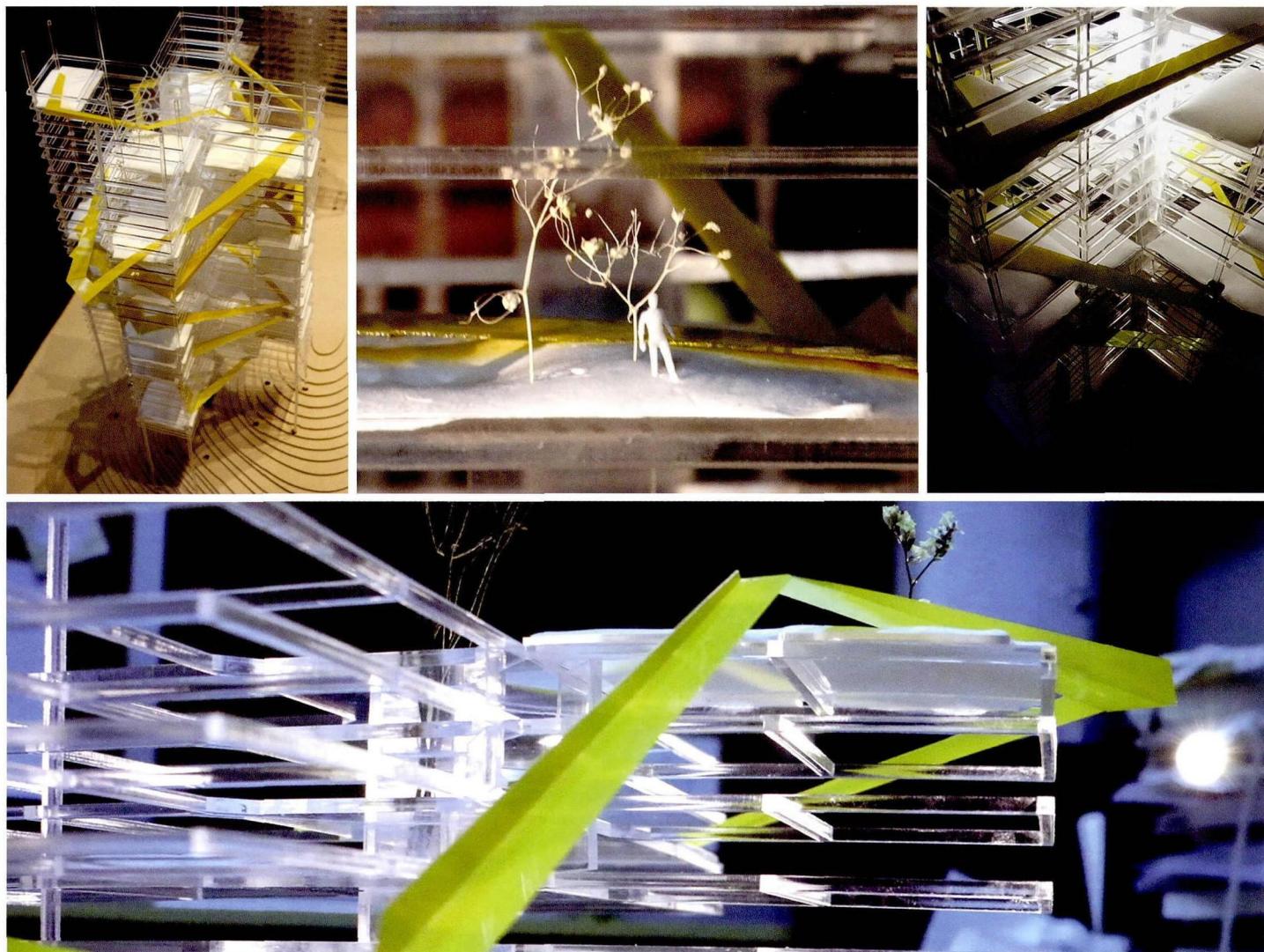
为了对现在大多数人所使用但却熟视无睹的居住形式进行尖锐的批判，我们试图在十万平米的场地上借鉴现成品艺术的“戏仿”手法，在光辉城市原型的基础上用“一个动作”将其彻底打破，以期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住宅带来真正能被居民所感知和使用的多样性、公共空间和社会互动。

经过许多节课的探索和脑洞大开，我们最终确立了用连续的坡道贯穿原来的十字塔楼结构的手法。坡道在楼间自由穿梭，穿过的开间就变成绿化的露台，这样若干条立体的绿道贯穿在整个住区之中，从超人尺度的空间结构中“掰碎”出一个个多样且近人尺度的社交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原来光辉城市设想中对楼间空地巴洛克园林式的处理不过是设计师对自然的“意淫”，所以我们决定在楼间空地营造一层真正有山有水、植物自然生长的环境供居民真正地亲近自然，然后在“自然层”之下布置社区中心、停车场等大型社区公共空间。这样虽然在外观上基本保留了光辉城市十字塔楼的结构，但对居住单元间联系、多样小尺度社交空间和居民与自然亲近关系的追求却完全突破了原来方案的立意。总之，这是一个解构多于建构，驳论多于立论的方案。

城市意象及十字塔变体研究







方案模型

设计过程中有重要的突破点或转折点吗？请描述一下前后过程。

突破点在于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找到一种建筑化的形式语言来实现和表达我们对“光辉城市”的反思。在初始阶段，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光辉城市”背后的思想和柯布在其中所落实的城市形式，在其原型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反思、去寻求改变、去探索一种新的生命力。而这种反思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建筑思想的哲学探讨，而并非直接是对建筑手法的落实。当时我们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手法，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并实现对“光辉城市”的重构。

这次设计课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和改变？

建筑认识方面的最大体会就是——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做。之前只看到大师们的作品，却对背后支撑的思想关注不够。在这次课程中，老师的一言一句都切实敲打着你，拍碎了你平日的习惯，大力地将你拖向建筑的另一种可能性里去。当你真的走进去时，发现的不仅仅是建筑在“新世界”里的大放异彩，同时也会意识到挑战——自己能否适应这个世界？能否撕碎那个旧世界里的躯壳、解放内心？

通过与导师们的接触，对建筑师这个职业有什么新认识？

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一定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前瞻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建筑学，从广义上来讲，就可以看做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建筑师，则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冀揉入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当中，狡猾地实现对于城市的构想和对现实的抵抗。

有什么想吐槽或者点赞的？

这次课程是一场难得的盛宴，可点的赞真是数也数不清。但还是忍不住吐槽一点，那就是——大家似乎要么喜欢站在上帝视角来指点世界，要么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评判他人，常常会听到类似于“哎呀这一看就是那谁谁谁做的”或是“这一看就是那谁谁谁带的学生”这种话，听了让人难受。不希望总是听到这种空洞无意义的话，希望能有更多的真诚聆听、用心分析和实在评判。

